

告别

李幸 / 著

——点击中国电视



智?

羽



江苏文艺出版社

告别弱智

李幸 著

——
点击中国电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弱智? ——点击中国电视/李幸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399-1501-3

I. 弱… II. 李… III. 电视文化-评论-中国-文集
IV. G2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3782号

书 名	告别弱智? ——点击中国电视
作 者	李 幸
责任编辑	于奎潮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万
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2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01-3/I·1407
定 价	1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李幸，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长期从事广播、电视、音像实务研究。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系主任，出版专著多部。近年来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过多篇电视酷评，是《新周刊》专题“弱智的中国电视”主要策划撰稿人。

目 录

自序	1
----	---

1. 弱智的中国电视	3
------------	---

《新周刊》以大号黑体字刊出封面主题

中国电视找不着北：目中无人；反应迟钝；大手大脚

《文艺报》全文转载后向中央台道歉

电视需要批评，电视不怕批评

被宠坏了的中国电视：只有教育没有娱乐；新闻成旧闻曝光欠公正；偏离现实矫揉造作

2. 中国电视“八大病”	25
--------------	----

克隆：鹦鹉学舌，依葫芦画瓢，俊男靓女端着架子，都是不吃五谷杂粮的腔调

垃圾：几十个频道跟原先看几个频道一回事儿，

目
录





电影频道可以叫老片频道

罐头：新闻节目总是滞后播出，中国电视没有真正的新闻

目无对象：电视是给平民看的这个基本事实，为中国电视所视而不见

精神贵族：电视在中国地位特殊，电视人感觉良好

性倒错：无法满足我们的信息需求，把非本性的东西当做自己的本性，本末倒置

不说“人”话：没有自己的语言，就连主持人串联节目，也是在背稿

我说你听：跟你没商量，永远是我说你听的架势

3. 模式化的中国电视节目

45

中央台的节目形态，就是全中国的节目模式

文学电视：喋喋不休的解说词贯串始终

电影电视：比赛看谁能不用一句解说词

报人电视：报人介入电视，节目形态报纸化

口语电视：可以像听广播那样“听”电视？

4. 《东方时空》出了什么毛病？

69

早晨的电视常常是给人“听”的，而《东方时空》主要是给人看的

晨间电视不宜深刻沉重，大清早需要轻松一点的信息和服务

新闻、新闻、还是新闻，取消了生活服务又去掉了娱乐消遣

回到晨间电视应有的样子，尊重曾经喜爱过你的观众

5. 拉倒吧，春节联欢晚会 83

开局——大英雄被两只麻袋整趴下

中盘——大胡子力战美丽坏女人

收官——大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春节晚会歌曲批评

6. 傻？不傻！电视娱乐节目 109

电视是为娱乐而生的

“电视湘军”的意义

不仅仅是为“蓝领”

三大传媒的平民性

娱乐里的思想

7. 电视纪录片，半桶水晃荡 147

中国电视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孩子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纪录电影——找不到答案

纪录片栏目化——拼的是人海战术

目

录

○





8. 电视业出书，让人失望 177

电视主持人写的书太浅了，这种书只能成为一种快餐文化

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他们什么都不是

电视人在文化界没有声音；电视理论研究的不是电视的问题

电视读书节目怎么办？电视给你报纸和书刊所没有的东西

荧屏上的“读书时间”；从电视往回读书

9. 地方台，好日子还有多久？ 195

电视台并不赚钱，说来你可能不信

3000多座电视台能看看的就是那么几个

砍掉一些电视台？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收入不足，恶性循环，中国电视如何是好？

10. 是众口难调，还是电视人没能耐？ 209

招数已尽，黔驴技穷

另类频道——中国电视最后一招

观众不管你的级别，眼中只有好节目和好频道

为新媒介而生者——威尔斯与广播电视

电视是广播的延伸

11. 电视主持人，你有亲和力吗？ 233

2000 年最有亲和力的 10 个电视偶像

成熟的电视是主持人的电视

吴小莉——播音员、记者、艺人、公关小姐还是交际花？

无冕之王——美国电视主播

12. 砸烂电视？还是电视时代？ 261

人与电视：骂完以后接着看；

电视的问题在于占用我们太多时间

砸烂电视的十个理由；不看电视的人

大把票子堆节目，民间电视不可小觑

还是电视时代，但不是电视台时代

13. 中国电视，下一手牌出什么？ 273

解决“电视八股”，须从真诚做起

不是形式的比拼，而是内容的较真

电视台靠什么立台？

要提供足够多样的消遣娱乐和服务

畅想节目的可能性

“文摘电视”与“故事新编”

后 记

291

目

录

◎



自序——让读者有点儿思想准备

我想，这应该是本让人觉得有点儿怪的书。

我是扬州人，那块地方历史上出过“八怪”，于是就有些人想做第九怪。我没有这么想过，但是自从有人知道我是扬州人后，就往往容易把我朝那个方向想。大约是我写的一些东西有点儿惊世骇俗的意思，比如《弱智的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八大病》等。

本来，这应该是一本文集，是我这几年写的有关电视的文章的结集。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引起出版社的兴趣，道理很简单，电视理论不会有多少读者，且不论电视又有多少“理论”。编辑在对我的文章与观点有了认识以后，以职业的敏感，发现了其中潜伏的畅销因素（我的不少文章是在畅销杂志如《新周刊》上发表的），并建议我循畅销书的思路，将固有的畅销因素加以突出与重新发掘。我知道这一建议固然有对书的社会影响与市场反应的考量，但同时，也包含着编辑的理念的因素。我认为，编者的建议大致上是值得重视的。

我在中国电视圈里混了些年，混得有点儿脸熟，但是一出圈就谁也不知道你是谁了。尽管搞电视理论的，不像那些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只要在黄金时间里出几





次镜，出门就得戴墨镜)，可电视毕竟是一个最大众化的媒体，接触电视的人最多，而研究电视的人在文化界没有声音，他们写什么，做什么，文化界不知道，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华读书报》的记者祝晓风就这么问过我。

原因很简单，就是搞电视理论的人没文化，而且还喜欢装孙子。没文化又不肯讲真话，这就挺没救的。我给自己设计的自救办法是，至少要做到讲真话这一点。不仅是写文章要说真话，必要时连同写文章时所处的环境、背景、思想的过程以及文章发表后的情况，都要一股脑儿奉献出来。现在，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这本书里。

这样，本书的体例也就有点儿怪了：一会儿是正儿八经针砭时弊，一会儿是自说自话絮絮叨叨。好在自说自话里有不少故事，也许还有一些个人隐私，应该比较好看，加上这些东西到处游走穿插于评论文章之间，就使得本书像是充满了序跋。我们拿到一本书，常常先翻看前言后记，不仅是因为需要先了解作者或是书的概况，还有许多时候是因为序跋透露出来的信息更有意思。

还有一点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是，现在大家都在做文本实验，“拼贴”据说是很后现代的方法，互联网上的文体也有点说不清，我虽然原本没有做实验的意思，但是听说实验能够带来读者，而且又时髦，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上述种种，本书就做成了现在的样子。

作者



1.

弱智的中国电视



1998年5月1日出版的第8期《新周刊》封面上，赫然以大号黑体字刊出封面主标题——《弱智的中国电视》，以《中国电视“八大病”》、《被宠坏了的中国电视》、《中国电视找不着北》、《我最不能忍受的节目主持人》等文章构成的该期“新周话题”，其辞锋之凌厉，用语之尖刻，立即引起读者的关注。

这一期《新周刊》面世后也在大众传媒圈里引起了“轰动”。据我所知，《文艺报》、《青年参考》、《扬子晚报》、《辽宁日报》等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这个专题。著名电视节目策划人张锦力先生在他的《解密中国电视》一书里把这一现象称为“报刊攻讦电视”。《新周刊》的人告诉我，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让办公室去买了几十本，一个部发一本。一位朋友到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看到他们还把文章放大复印了贴在办公室墙上。我的同学——湖北台的朱力军打来电话说，他正在参加一些地方台在杭州开的一个会，会上会下议论的都是这一期的“新周话题”。中央台一位主持人不无夸张地告诉我，他和同事差不多是像当年读“宝书”那样一字一句地背诵文章里的一些段落。

以下是我为这个话题写的一部分文字，发表时冠以《中国电视找不着北》的总名。





中国电视找不着北

目中无人的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它喜欢自说自话，自夸自赞，办起节目来也就一厢情愿，目中无人。

以全国知名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产生和几次改版为例。要搞晨间电视，要在早晨做电视节目的改革实验，这是开办《东方时空》的两个初衷。这里，缺失的是对受众需求的了解。我不断看到有关这个栏目的自我介绍和他人评述，总是充满了传者一方如何苦心孤诣办好节目的细细描绘，而对受者那一方的反应，却只有节目播出后的一片赞誉。这个栏目的一个著名口号“真诚面对观众”，只是一些中国电视人美好的一厢情愿，包括“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尊重”，也只是表达了中国少数电视人愿意放下架子丢开本来慢待观众的恶习。

晨间电视如何办，有领导的意图，有西方的样板，于是依葫芦画瓢，早期的《东方时空》就成了“拼盘”（块状组合）式样——既有人物专题，又有生活服务，既有音乐之声，又有批评之剑。开办得很热闹，应该说反应也很不错。中国受众早已习惯了你说我看的格局（报纸广播早已如此），而且比起从前的板着脸孔，中国电视



的确露出了一点儿笑脸。但是播出才半年，由于其子栏目“生活空间”过于轻软，走了一点风花雪月的路子，引起上头的不满，被要求改进。这就换了制片人，试着变开办之初的生活服务型为情绪疏导型，找到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节目宗旨。两年后，又有另一子栏目“金曲榜”被剔出局，取而代之的是请人来“面对面”谈话。原因虽然比较复杂，对外的解释是要办成纯粹的新闻杂志型栏目。

这一过程，虽然体现了国家电视台难得的求新图变的精神，但是，就在这一过程中，电视传播的接受特性被忽视了，受众被傲慢地背对了。

在今天，至少在中国，大清早的电视是给人“听”的，受众边听边忙着“战斗的早晨”，只在听到需要看的时候才去瞄上几眼。

另外，电视受众对晨间节目的内容要求也和晚间不同。晨间电视节目不宜去表现深刻沉重的主题，大清早的电视受众需要多一点轻松一点的信息和服务，这是常识。

现在看来，开办之初的《东方时空》在内容和形式上倒有其合理之处，多少注意到了早晨受众的收视状态和需求，开播半年后的改变“生活空间”宗旨的行动，却走上了内容和形式都违背接受常识的路子，忽略了晨间电视的收视特点，把节目从以“听”为主转变为必须坐下来看（其时“生活空间”开始以短纪录片型为主，而纪录片不耐心地看就根本不知所云）。



点击中国电视

两年以后的改版（剔除“金曲榜”，代之以“面对面”）使整个《东方时空》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动，更进一步表现出电视台的一厢情愿——一心要办成新闻杂志型而不管老百姓有没有可能看，能不能看下去。

反应迟钝的中国电视

“我是谁？”这是中国电视至今没有搞清的问题。

中国电视是从向纪录电影学习开始起步的。由于当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发达及其在政治宣传上的主导地位，早期电视人理所当然地以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作品为楷模而走上中国电视之路。

“新影”作品是一种以画外音为纲的模式，电视对它的模仿自然就是解说词统领一切。到后来，中国电视又基本上是在“直接电影”的范围里打转转，也就是说还在“纯纪录”，见什么拍什么，前期只是“等”、“抢”，后期才有个“挑”（选）的过程。对于电视这一最需快速反应的传媒，这种方法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耗不起。西方的“直接电影”实际上很快就与“真实电影”合流。它们在前期拍摄方法和观念上的最重要区别，用中国语言说一个是“等”和“抢”，一个却是“挑”（起）。“真实电影”对世界纪录电影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被纪录对象面对摄影机和话筒时的状态常常比“直接电影”偷拍和抓拍时更“有戏”。这也许是一种更适合电视的方法。中国电视人从真实性原则上学习这种方